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三十回 慶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雙林祈神

話說魏璧邀著賈銘到方來茶館裡吃茶閒話。賈銘道：「我這數年間代鳳林怎麼好處，我在家裡患腿，鳳林每日到我家裡來，代我煎藥、敷藥，怎樣服侍我。我害眼睛，他每夜睡在牀上，到五更時分，怎樣代我揉眼睛。平昔在我耳邊怎樣發多少誓，賭多少咒。怎樣說同生共死，一刻難離。故而我認以為真，任性將銀錢花在他的身上，算起來不知花費了若干銀子。那他遇見個姓盧的，帶過兩回局，又未落過交，他一旦就跟那姓盧的去了。足見煙花中人，任憑他什麼蜜語甜言，總是假的。這幾日未曾會見你兄弟，不知貴相知可好？」魏璧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大哥再莫提起了。」遂將平昔代巧雲各種好處，巧雲與他何等恩愛綢繆，如今如何將他洋錢賺哄過去，跟他父親回歸鹽城這一番話，細細告知。賈銘甚為詫異。兩人談得又氣又惱，越談越恨。賈銘道：「只總怪你我不該在煙花場中貪戀，自惹煩惱。已往之事，說也無益，不必談了。這連日未曾會見袁三兄弟，我們何不到他家去會他談談。」魏璧答應，關照寫了賬。二人出了茶館，到了古巷袁猷同雙林住的所在，用手敲門。

王媽開了大門，邀請至裡面。袁猷迎著，彼此見了禮。賈銘請叫弟媳，魏璧稱呼三嫂，請出來見禮。雙林只在房內回敬了一聲「大爺，叔叔」，並未出著房門。賈銘、魏璧心中深為褒贊。

袁猷因賈銘吃煙，遂邀請他二人至客座裡坐下。王媽獻茶、裝煙。袁猷又叫王媽在炕上開燈，請賈銘吃煙。他三人是幾日未會，談了些套話。袁猷問及鳳林、巧雲之事，賈銘、魏璧逐細告知。袁猷道：「這些玩笑地方，雖說是露水情緣，卻也是前生注定。他們如今跟人的跟人，回家的回家。賈大哥、魏兄弟若是正看，心中未免有些不捨之處。據小弟愚見，看來你二公少欠他兩人的孽債，業已還清。依兄弟勸解，不必懊惱了。」賈銘、魏璧兩人聽了這話，驀然大悟道：「好個前生注定，孽債還清！從今以後，只作他兩人暴病身亡，再也不提了。」袁猷道：「多日未會，請在這裡便晚飯，你我弟兄談談。」兩人許諾。

袁猷叫人到館裡買了幾樣菜。賈銘、魏璧入坐。飲酒之間，賈銘問袁猷道：「陸兄弟回府至今曾有信息？」袁猷道：「陸兄弟卻未曾有信來。前日小弟會見個常熟朋友，問及陸兄弟消息，那朋友向小弟說道，陸兄弟自從揚州回去，被他父親嚴加訓責，鎖在家內。現在患了一身毒瘡，性命尚不知道如何。小弟一聽此話，嗟歎不已。」賈銘道：「此話不知真假。若果是實，陸兄弟設若因毒損命，如此青年，豈不是這條命送在月香手內？如今月香也不知何往，這種負心人，諒亦歹多好少。」魏璧道：「適才袁猷三哥說是這些事皆係前生注定，此言真不謬也。」各自嗟歎。酒飯用畢，告辭，各散回家。時光易過，已到中秋佳節。這日清晨，袁猷先往自己家中拜過父母的節。又到賈銘家中賀節，適值賈銘在家。彼此見禮，道喜已畢，邀請入坐。僕人獻茶、裝煙。賈銘向袁猷道：「賢弟，想起陸兄弟在揚的時候，你我弟兄幾人，朝朝擺酒，夜夜笙歌，追歡取樂，何等熱鬧！自從陸兄弟動身回家之後，吳二兄弟為人陷害，配罪他鄉。桂林回籍。巧雲騙了魏兄弟洋錢逃回去了。惟有你兄弟，將弟婦帶了為妾，算是如了心意。不怕賢弟見怪，家中弟婦不相和睦，也是美中不足。我那鳳冤家不念前情，竟自跟人從良去了。他動身那幾日，愚兄卻是朝夕思念，如有所失。後在尊府聽賢弟所說孽債還清那句話，我就恍然大悟，只作他死了，將這條腸子久已掐斷，並不思想。那知昨晚對著一輪明月，不知怎樣又想起他來，戲填一詞，取來與賢弟斧削斧削。」袁猷道：「小弟雖係才疏，倒要瞻仰瞻仰。」賈銘到書房內取出一張灑金蠟箋門方遞與袁猷。〔袁猷〕接過來細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蛩聲聒耳，桂香撲鼻，孤鴻攪亂心頭。憶當初朝夕無限綢繆，倏忽一朝別去，空遺下無那閒愁！鐵馬聲隨風斷續，無了無休。悠悠！玉人一去，只空樓 惟餘，遍處閒遊。不知卿肥瘦，向月追求。曾見卿卿玩月，心兒裡，訴甚情由？可憶及昔時舊友，故國揚州？

右調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

袁猷看畢，連聲贊好道：「詞句清新，足見大哥癡情，鳳嫂薄倖，妙極妙極！他既如此忘情負義，大哥你也不必想他了。」

賈銘道：「他要算是薄情中魁首，將這數年我待他的好處，拋在九霄雲外，跟了個一面相識的，竟自去了，那個還想他呢？昨宵偶然憶及往事，一時戲筆耳。」二人又談了些閒話。袁猷立起身來作辭道：「小弟告辭，還要到魏兄弟公館賀節，改日再會罷。」賈銘道：「既如此，恕不深留，愚兄即刻到府回賀。」袁猷道：「不敢不敢。」賈銘送至大門外，一拱而別。袁猷到魏璧公館拜過節，回到了雙林這裡，叫人買了許多果品。晚間，見一輪皓月東升，袁猷擺設花果供獻，焚香點燭。

同雙林敬過月宮天子、太陰星君，擺了果品佳餚，對酌賞月。

飲至半酣，雙林道：「我自憐命薄，墮落煙花，曾經看見那《揚州煙花竹枝詞》九十九首內有一首道：

枉自朝朝伴客眠，相逢都是假姻緣。

中秋盡說團圓節，獨妾團圓不是圓。

我每年到了中秋這一日，想起這首詩來，莫不歎惜流淚。偏偏去歲中秋沒客，我將這首詩反覆吟哦，整整讀了一夜，越評越有滋味。我想那作詩人可為體察煙花，無微不至矣。我自料久老風塵，終無出脫之期，且喜你將我拔離苦海，從此終身有托。

今宵對此明月，不知能常圓否？」袁猷道：「你這話還要呆呢，我雖有正室，如同陌路。你既將終身依附於我，正好朝夕相聚，百年偕老，如何出此不利之言？今宵對著嫦娥，如若負心異念，即如此月。」遂取過大杯，斟滿了酒，敬了雙林一大杯。雙林飲乾，斟了一大杯奉敬，袁猷接過去飲乾。雙林又斟了一大杯，向袁猷道：「今宵團圓佳節，奉敬一個成雙杯，但願你我二人如月常圓，白頭到老，妾之幸也。」袁猷接過大杯道：「誠如卿言。」一飲而乾。

袁猷向雙林道：「外日你說的那酒令，文簡意串，今又愛那詩句，諒你必能作詩，今日卻要領教。」雙林道：「你把我太說的聰明了，我那裡會做詩呢？」袁猷道：「你勿以我為門外漢，定要請教。你若不作，罰飲一大碗酒。」雙林道：「我強不過你，定要叫我獻丑，請命題限韻罷。」袁猷道：「我不知什麼題目不題目，就是今日即景，就用你才念的那首竹枝詞原韻罷。」雙林略為思索，遂占一首七絕詩云：曾夢鴛鴦並頸眠，今生應合了前緣。

莫將佳節空辜負，滿酌香醪慶月圓。

雙林吟罷，袁猷連聲贊好，自飲了一大杯，又敬了雙林一大杯。

二人觥籌交錯，談談笑笑，不覺飲至更深。袁猷吃得醅醅大醉，雙林服侍他先去睡了。王媽將殘肴收過，揩抹桌台。雙林照應門戶火燭已畢，也好解衣上牀。今日是團圓佳節，袁猷睡了一覺，酒已醒了，二人在被窩裡乾些俗事，不能細說。

一宿已過。次早袁猷起牀，就覺得有些咳嗽，尚不介意。

到了六七日後，吐出痰來，有許多紅星。雙林看見，著了急，趕忙叫人請了醫生來代表猷診視。那醫生說是肝肺兩虧，謹防久延湧吐生變，立下藥方。雙林立即叫人配了藥來，煽著炭爐，親手煎好。袁猷服下，並未見效。一連數日，請醫煎藥，皆係雙林慇懃服侍。日重一日，到了半月之後，袁猷又湧吐了許多血。雙林更加著急，每日皆是請幾個醫生來家診脈，斟酌立方。

那知服下藥去，如石投水。一月之後，又添了哮喘，飲食漸減，起動無力，身體日漸羸瘦，病勢有增無減。

袁猷的父母逐日過來探視，回到自己家中將袁猷患病日重的話向杜氏說知，叫他去雙林這裡來看視袁猷。杜氏難拂翁姑之意，喊了一乘小轎，帶著家中僕婦到了雙林門首。下了小轎，僕婦送信到了裡面。

雙林聞知，趕著迎到大門首，看見杜氏遂喊道：「大奶奶，請裡面坐。」杜氏並不回言。雙林邀請杜氏到了堂屋裡，雙林趕忙進房取出一條紅氈鋪在地上道：「大奶奶請上坐，賤妾甄氏拜見。」說著就拜了下去。杜氏也不答應，也不還禮。那跟杜氏來的僕婦看不過意，將雙林攙扶起來。杜氏就在堂屋裡椅子上入了坐。雙林自己獻了茶，王媽裝了煙。雙林趕忙叫王媽拿錢到茶食店

裡去買四盤細茶食，另外再買四包，王媽答應去了。杜氏看見東首房門掛有門簾，雙林才在房內取紅氈，諒必是袁猷的臥室，立起身來向房內走進。

袁猷睡在牀上，聽見杜氏來了，心中本不歡喜，此刻看見他走進房來，袁猷就翻身臉向牀裡，假裝睡著了的模樣。杜氏進了房來，看見袁猷面龐比從前瘦了好些，遂走近牀前喊道：

「大爺，你連日病體如何？我今日特來看你。」袁猷裝作睡熟，並未噴聲，杜氏見袁猷這般光景，心中生怒，立即轉身走出房來。

卻好王媽已將茶食買回，將細茶食擺了四盤，放在桌上，重新獻了茶，邀請杜氏入坐。雙林站在桌旁，恭恭敬敬將盤內茶食敬在杜氏面前，道：「大奶奶請用點。」杜氏並未吃著茶食，用手指著雙林道：「你這一個狐狸精，將我的丈夫如今纏得這般光景！我今日到此，一則看他病勢，二則特來將他交與了你，若是病體好了，與你萬事幹休。倘若我丈夫有個不測，你這狐狸精也莫想整屍首了！」說畢，立起身來就走。雙林款留不住，叫王媽點了兩枝安息香，捧了四包茶食，交與那跟來的僕婦。雙林送著杜氏到了大門首，望著杜氏上了小轎，帶著僕婦回家去了。雙林吩咐王媽關好了門，趕緊進內。

袁猷睡在牀上，聽見杜氏在堂屋裡向雙林說這好多言語，恨不能走至外面打他一陣。無奈病重，行步艱難，自己在牀上又氣又急，連聲哮喘，險些伸不出氣來。此刻聽得杜氏已經去了，掙了半晌，才喊了一聲「四娘。」卻好雙林走進，聽得喊叫，趕到房裡。袁猷向雙林道：「我家那不賢的，才在這裡說了许多不講理的話，得罪你，諸事還看我的分上，不必忌諱他罷。」雙林道：「大爺，你這話說錯了。大奶奶到此，適才所說幾句話，並非無理，我何敢怪他？平心而論，就是我的丈夫病重，走到牀前喊你，你又不睬他，就是我也要生氣說這些話的。你趕早不必生怒，保重自己。但願你病退災消，我就是日日被大奶奶責罵，我總是情願的。」袁猷聽了這話，愈加敬重雙林賢淑。